

## 平江城关方言的“把”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cn 出版者: 好文出版 公開日: 2018-05-08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 盛开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a href="http://hdl.handle.net/10297/00025026">http://hdl.handle.net/10297/00025026</a>

# 平江城关方言的“把”

张 盛开

静冈大学

本文通过分析平江城关方言的实际语料以及向发音合作人做调查的结果，总结出平江城关方言的“把”主要有“给予、被动、使役、处置、工具、方位以及对象”等用法。平江城关方言的给予动词“把”既表使役，又表被动，还表处置，这些用法是继承了汉语本来的特征。“把”的工具用法，也可以理解为继承于古代汉语。“把”的方位用法不像是来自其他方言的影响。表示对象的“把”，很有可能是平江城关方言特有的用法，从平江城关方言内部自发产生的可能性很大。

给予 处置 使役 被动 对象

## 1 序言

平江县位于湖南省东北部，也是湖南省、湖北省、江西省的交界之处。位于交叉地带的平江方言非常复杂。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平江城关区的方言为平江县的标准方言。本文对平江城关方言的“把”进行考察。在平江城关方言里，“把”是表示给予的动词，还能用于处置句，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用法。笔者将利用口语语料结合实际调查的办法来考察其具体使用情况。笔者出生于平江城关方言区内的三阳乡白箬村。

## 2 周边方言的“把”

笔者收集了平江周边17个方言（湖南境内14个、湖南境外3个）中“把”的动词与介词用法（如表1）。这些“把”的用法为笔者根据语法解释、语法例句以及长篇语料中的例句判断。其中5个方言的“把”只有一种用法（未列于表中），湖南衡阳方言的“把”只表示“替、帮”；湖南攸县、涟源、湘乡及江西都昌方言的“把”只表示处置。17个方言中，用“把”作为给予动词的方言有11处，表示处置的有16处，表示使役（也有资料称致使，本文一律称使役）的有7处，表示被动的只有湖南长沙、绥宁、湖北鄂东、安徽宿松的4处。表示工具的只见于湖南辰溪、常德以及湖北鄂东，表示方位的仅见于安徽宿松方言。

从单个方言来看，安徽宿松方言的“把”用法最多，“把”可以作给予动词，还有处置、使役、被动、方位等用法。其次为湖北鄂东方言，“把”有给予、处置、使役、被动、以及工具等用法。湖南绥宁方言的“把”则有给予、处置、使役、被动等用法。

表1 周边方言中的“把”

	出处	给予 给	处置 把	使役 让	被动 被	工具 拿	方位 往	其他 (替、帮)
安徽宿松	唐爱华 2005	○	○	○	○	-	○	○
湖南绥宁	曾常红·李建军 1998	○	○	○	○	-	-	○
湖北鄂东	汪化云 2004	○	○	○	○	○	-	-
湖南长沙	鲍厚星等 1999	○	○	-	○	-	-	-
湖南常宁	吴启主 1998	○	○	○	-	-	-	-
湖南益阳	崔振华 1998	○	○	○	-	-	-	-
湖南隆回	丁加勇 1998	○	○	○	-	-	-	-
湖南邵阳	李国华 1998	○	○	○	-	-	-	-
湖南常德	易亚新 2007	○	○	-	-	○	-	-
湖南辰溪	谢伯端 1998	-	○	-	-	○	-	-
湖南岳阳	李冬香 2007	○	○	-	-	-	-	-
湖南汨罗	陈山青 2006	○	○	-	-	-	-	-

### 3 研究方法

笔者首先从口语语料中收集“把”的例句，然后按其用法进行分类。不能判断或者意义不明时，通过电话向发音合作人（1937年出生，男性，只会说平江话）进行确认，然后根据需随时向发音合作人作调查。本文用于考察的语料 PDCC(Pingjiang Dialect Colloquial Corpus)均为笔者所作。笔者所作平江城关方言语料共约4万字，内容为故事、自由对话等。有一种是专门调查处置的“把”的录音资料，其内容为平江常见的四种东西的做法。还有一些是笔者向发音合作人调查所得到的例句。例句前有说话人代号的来自PDCC。

### 4 考察分析

从语料中收集到的“把”一共有278例。语料中所见的“把”，具体分类如表2。其中，处置义的例“把”最多见，占128例，其次为给予义的“把”，共83例。

表2 PDCC中的“把”

对应的北京官话	给	让	把	对/把	拿	在	来	把	把儿	
功能	给予	使动	处置	对象	工具	方位	概数	量词	名词	其他
用例(278)	83	6	128	19	10	1	12	7	10	2

#### 4.1 给予動詞

“把”表示给予在近代汉语已经出现。冯春田 (2004: 387) 指出北京话用“给”表示给予, 但近代汉语用“把”。

① 将割下肉放在一个瓦罐内, 熬成粥汤, 要拿把祖母。(《型世言》4回)

② 他又道先前已曾许把一个朱家, 如何行得这等事!(又25回)

例中“把”后的宾语, 是动作行为的受益者(未发现相反的例子); 在现代汉语北京话里, 这种“把”通常也由介词“给”所替代了。

(中略) 从来源角度说, 以上介词“把”应该是动词“与; 给”义的“把”的转化, 与表示动作行为工具或方式的介词“把”没有直接关系。而在上述介词“把”所在的文献里, 可以看到不少“与; 给”义的“把”如:

③ 只要把我文书钱, 我就去打点。(《型世言》35回)

(中略) 这些动词“把”, 意义和用法上都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动词“给”, 由这种动词“把”转化为引进动作行为承受者的介词“把”是自然的。

冯春田 (2004: 387-388)

PDCC中表示给予的动词“把”共有83例。都可以翻译成北京官话的“给”。能用于给予的动词在平江只有“把”。表示给予的“把”后可以带动态助词“过、哒”等。给予义的“把”近代汉语已经出现, 周边17处方言中有11处方言也用“把”表给予。由此看来, 平江城关方言的表给予“把”应该是本来就有的, 只不过宾语的顺序跟北京官话不同。平江一般用“把钱他”而不是像北京官话那样的“给他钱”。

Dl: 你 俚 多 把 丫 钱 渠 打 哒 就 是。  
01 nu<sup>21</sup> li<sup>33</sup> to<sup>33</sup> pa<sup>35</sup> ŋa<sup>55</sup> ts<sup>h</sup>ien<sup>13</sup> e<sup>21</sup> ta<sup>35</sup> ta<sup>74</sup> ts<sup>h</sup>iəu<sup>22</sup> si<sup>21</sup>  
你们多给他些钱打(麻将)就是了。

对于两个“把”字是否可以同用于“把个苹果把他吃”之类的例句。发音合作人说虽然有人用, 但如果表示相同的意思, 02更合适。一般来说会用例03。也就是说表示给予时, 两个“把”字一起用不自然。

拿 个 苹果 把 他 吃。  
02 la<sup>74</sup> ko<sup>55</sup> p<sup>h</sup>in<sup>13</sup>kuə<sup>35</sup> pa<sup>35</sup> la<sup>33</sup> k<sup>h</sup>ia<sup>74</sup>  
拿个苹果给他吃吧。  
把 苹果 他 吃。  
03 pa<sup>35</sup> p<sup>h</sup>in<sup>13</sup>kuə<sup>35</sup> la<sup>33</sup> k<sup>h</sup>ia<sup>74</sup>  
给他吃苹果。

## 4.2 使役

表示使役义的“把”有6例。这些“把”都可以翻译成“让”。周边方言中有7处方言(湖南常宁、绥宁、益阳、隆回、邵阳以及湖北鄂东、安徽宿松)使用。

Ljh: 我 俚 间壁 干娘子, 你 看 另日 时,  
 04 ŋo<sup>21</sup> li<sup>33</sup> kan<sup>55</sup>piɑ<sup>4</sup> kuən<sup>33</sup>nioŋ<sup>13</sup>tsu<sup>35</sup> nu<sup>21</sup> x n<sup>55</sup> t<sup>h</sup>in<sup>22</sup>ni<sup>4</sup> ʂo<sup>21</sup>  
 就 把 个 保姆 时 来 看 我,  
 ts<sup>h</sup>iəu<sup>22</sup> pa<sup>35</sup> ko<sup>55</sup> pau<sup>35</sup>mo<sup>21</sup> ʂo<sup>21</sup> lai<sup>13</sup> xan<sup>55</sup> ŋo<sup>21</sup>

我们间壁的奶奶, 你看第二天就让保姆来看我,

Hzg: 他 第 一 封 信, 写 把 我 就 时, 有 丫  
 05 la<sup>33</sup> t<sup>h</sup>i<sup>22</sup> i<sup>4</sup> fəŋ<sup>33</sup> sin<sup>55</sup> siɑ<sup>35</sup> pa<sup>35</sup> ŋo<sup>21</sup> ts<sup>h</sup>iəu<sup>22</sup> ʂo<sup>21</sup> iəu<sup>21</sup> ŋɑ<sup>55</sup>  
 喷 责怪 我, 好像 他, 取 取, 报 哒 师范 时。  
 tse<sup>4</sup> tse<sup>4</sup>kuai<sup>55</sup> ŋo<sup>21</sup> xau<sup>35</sup>ts<sup>h</sup>ioŋ<sup>21</sup> pa<sup>35</sup> la<sup>33</sup> ts<sup>h</sup>i<sup>35</sup> ts<sup>h</sup>i<sup>35</sup> pau<sup>55</sup> ta<sup>4</sup> su<sup>33</sup>fan<sup>22</sup> ʂo<sup>21</sup>  
 他第一封信, 写给我就, 有点儿责怪我, 好像让他, 取, 报了师范学校, (对他不好)。

## 4.3 被动

蒋绍愚(2005: 242-243)指出水浒, 第43回中的例句: “我去岭下取水, 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为用“把”表示受害的被动句。周边方言中用于被动的“把”在湖南长沙、绥宁、湖北鄂东、安徽宿松方言中存在。

PDCC中并没有出现表示被动的例句, 但根据笔者的调查, “把”还可以表示被动。笔者自己造了一些用“把”表示被动的例句, 向发音合作人进行了确认。结果笔者所造例句几乎都得到了肯定。这些被动句根据动词的性质可以分为直接被动和间接被动。直接被动句多用及物动词。张盛闿(2009)已经指出平江城关方言根据“非使然”和“使然”来区别被动表现“落”和“等”。通过调查笔者确认了“把”的被动句不受这个限制。

看 丫 格 衣 啰, 下 雨 汩湿 哒。  
 06 xan<sup>55</sup> ŋɑ<sup>55</sup> ke<sup>4</sup> i<sup>33</sup> lo<sup>55</sup> xa<sup>22</sup> pa<sup>35</sup> y<sup>21</sup> ts<sup>h</sup>a<sup>4</sup>ʂɑ<sup>4</sup> ta<sup>4</sup>

看这些衣, 都被雨淋湿了。

真 毛时, 走 哒 伊阿 把 狗 咬 一 口。  
 07 tʂən<sup>33</sup> mau<sup>22</sup>ʂi<sup>13</sup> tsəu<sup>35</sup> ta<sup>4</sup> i<sup>35</sup>a<sup>21</sup> pa<sup>35</sup> kou<sup>35</sup> ŋɑ<sup>4</sup> i<sup>4</sup> xəu<sup>35</sup>

真倒霉, 走到这儿被狗咬了一口。

表示间接被动时, 一般都使用不及物动词。间接被动在日语中很常见, 但在汉语中不多见。因此这些例句中的北京官话翻译为直译, 为了对比, 也附上日语译文。

- 08 **被** 个 公的 一 **死** 时, 个 婆婆 也老 啊哒。  
 pa<sup>35</sup> ko<sup>55</sup> kəŋ<sup>33</sup>ti<sup>74</sup> i<sup>74</sup> su<sup>35</sup> ʂə<sup>21</sup> ko<sup>55</sup> p<sup>h</sup>ə<sup>22</sup>p<sup>h</sup>ə<sup>55</sup> ia<sup>21</sup> lau<sup>21</sup> a<sup>55</sup>ta<sup>74</sup>  
 (奶奶)被爷爷死了, 奶奶也老了。  
 爺ちゃんに死なれて、婆ちゃんも老いてきた。
- 09 箇 个 仔嘍 蛮 造孽, 老早 就 **被** 个 娘爷 **死** 过哒。  
 ko<sup>35</sup> ko<sup>55</sup> ŋa<sup>13</sup>tse<sup>74</sup> man<sup>13</sup> ts<sup>h</sup>au<sup>22</sup>nie<sup>74</sup> lau<sup>21</sup>tsau<sup>35</sup> ts<sup>h</sup>iau<sup>22</sup> pa<sup>35</sup> ko<sup>55</sup> niəŋ<sup>13</sup>ia<sup>13</sup> su<sup>35</sup> kuən<sup>33</sup>ta<sup>74</sup>  
 这孩子真可怜, 很早就被父母死了。  
 この子は本当にかわいそうだ。親に早く死なれてしまった。
- 10 **被** 个 夫娘 **跑** 过哒。  
 pa<sup>35</sup> ko<sup>55</sup> fu<sup>33</sup>niəŋ<sup>13</sup> p<sup>h</sup>au<sup>35</sup> kuən<sup>33</sup>ta<sup>74</sup>  
 (他)被老婆跑了。  
 奥さんに逃げられた。
- 11 **把** 个 丈夫 **病** 过哒。  
 pa<sup>35</sup> ko<sup>55</sup> tʂ<sup>h</sup>oŋ<sup>21</sup>fū<sup>22</sup> p<sup>h</sup>iaŋ<sup>22</sup> kuən<sup>33</sup>ta<sup>74</sup>  
 (她)被丈夫病了。  
 夫が病気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夫に病気になられてしまった)
- 12 **把** 仔细的 一 **走** 时, 好 见 啰。  
 pa<sup>35</sup> ŋa<sup>13</sup>si<sup>55</sup>ti<sup>74</sup> i<sup>74</sup> tsəu<sup>35</sup> ʂə<sup>21</sup> xau<sup>35</sup> kien<sup>55</sup> lo<sup>55</sup>  
 把/被孩子们一走, 还真有点儿想念。  
 子供たちに出て行かれて、本当に寂しいね。
- 13 谁 阿 里 **把** 条 牛 **走** 过哒。  
 ʂy<sup>13</sup> a<sup>22</sup> li<sup>33</sup> pa<sup>35</sup> t<sup>h</sup>iau<sup>13</sup> niəu<sup>13</sup> tsəu<sup>35</sup> kuən<sup>33</sup>ta<sup>74</sup>  
 谁家被牛走掉了。  
 どこかの家では牛に逃げられた。
- 14 前年 我 伙 屋里 **被** 只 猫 嘍 **死** 过哒。  
 ts<sup>h</sup>ien<sup>13</sup>nien<sup>13</sup> ŋə<sup>21</sup> fu<sup>55</sup> u<sup>74</sup>li<sup>33</sup> pa<sup>35</sup> tʂa<sup>74</sup> mau<sup>33</sup> tse<sup>74</sup> su<sup>35</sup> kuən<sup>33</sup>ta<sup>74</sup>  
 前年咱们家被猫死了。  
 おととし、うちの猫が死んだ。(猫に死なれた)

上述例句没有“把”也能使用, 但如果去掉“把”, 说话人或者第三者所蒙受的损害就不能表达了。这些“把”表示受害的为多, 能配合使用的动词亦多为不及物动词。这种“把”并非平江城关方言特有。根据唐爱华(2005: 259), 可以看出安徽宿松方言也有类似的例句, 但是作者把它们解释为致使。以下例句以及译文均来自唐爱华(2005: 259)。

tɕin<sup>22</sup> · nien tau<sup>21</sup>mei<sup>35</sup> ma<sup>31</sup> · ɕie tɕi<sup>22</sup>i<sup>55</sup>xa<sup>13</sup>fa<sup>55</sup>h<sup>o</sup>ʂə<sup>55</sup>uən<sup>22</sup> · t<sup>h</sup>ei  
 今年倒霉, 把些鸡一下发脱瘟。(今年倒霉, 让鸡全发了瘟。)

ai<sup>31</sup> ma<sup>31</sup>ko<sup>55</sup>t<sup>h</sup>ai<sup>13</sup>mei<sup>13</sup>i<sup>55</sup>ŋ<sup>31</sup>t<sup>h</sup>o<sup>55</sup>

唉把个大妹一死脱。(唉, 让大妹死掉了!)

Grootaters, W. A. (1953) 中的以下山西方言的“把”与平江城关方言的“把”也极为接近。

把灯没了。	Grootaters, W. A. (1953) 例 16
把那个人死了。	Grootaters, W. A. (1953) 例 29
把轴也坏了。	Grootaters, W. A. (1953) 例 33

蒋绍愚、曹广顺 (2004: 371-372) 把此类“把”称为致使义的功能扩展, 其中引用的一部分例句如下。

偏又把风丫头病了。(石头记, 76 回)  
 怎么忽然把个晴雯姐姐没了。(同上 79 回)  
 把只煮熟了鸭子飞了。(儿女英雄传, 25 回)

吕叔湘 (2003: 54) 指出虽然这种用法只能用于某种情况, 现代汉语里也有相似的例句。这也是“把”的一个用法。

4. 表示发生不如意的事情, 后面的名词指当事者。

偏偏~老李给病了。		真没想到, ~个大嫂死了。
		吕叔湘 (2003: 54)

以上近代汉语、现代汉语及其他方言中都有类似的“把”, 但一般都将其解释为致使的“把”, 笔者将其解释为被动有两个理由。其一, 形式上跟日语的间接受害被动相似, 只要把日语的后置词移动到名词的前面, 就可以转换成平江的“把”字句。相反, 只要把平江的前置词“把”移动到名词后面, 就可以得到日语的被动句。其二, 根据笔者的母语语感, 说话人用“把”时强调的是自己或第三者所受的损害, 而不是动作的主体如何 (08、09)。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把”应该解释为表被动的“把”。

日语的被动	平江的被动
妻に逃げられた。	把 猫最 死啊哒。
tsuma ni nige-rareta	被 猫 死了
夫娘 把 跑过哒	ni neko shin-areta
妻子 被 跑了	前置词“把”后移,
后置词“ni”前移,	neko ni shin-areta
把夫娘跑过哒。	猫に死なれた。

#### 4.4 处置

从语料中收集的“把”的例句里面，表示处置的例句最为多见，278 例“把”中，共有 128 例表示处置。

- Zhz: 哦， 晒 酸菜 时， 把 格 菜 喷  
 15 o<sup>21</sup> sa<sup>55</sup> sən<sup>33</sup>ts<sup>h</sup>ai<sup>55</sup> sɿ<sup>21</sup> pa<sup>35</sup> ke<sup>ʔ4</sup> ts<sup>h</sup>ai<sup>55</sup> tse<sup>ʔ4</sup>  
 洗 过 洗 过 晒干 水 啦，  
 si<sup>35</sup> kuən<sup>33</sup> si<sup>35</sup> kuən<sup>33</sup> sa<sup>55</sup> kuən<sup>33</sup> sy<sup>35</sup> la<sup>21</sup>  
 哦，晒酸菜啊，把菜洗了，洗了再晒干水，

笔者请发音合作人用“把”字造句时，合作人造的三个句子都是表示处置的“把”。从这也能看出，作为处置义的“把”对本地人来说地位很重要。从周边使用“把”的 17 个方言中有 16 个方言用“把”表示处置，而且“把”只有一个用法的时候多表示处置也能旁证。

- 把 格 衣 洗 过。  
 16 pa<sup>35</sup> ke<sup>ʔ4</sup> i<sup>33</sup> si<sup>35</sup> kuən<sup>33</sup>  
 把衣服洗了。

- 把 猪 圈 扫 过。  
 17 pa<sup>35</sup> tɕy<sup>33</sup>tɕ<sup>h</sup>əu<sup>13</sup> sau<sup>55</sup> kuən<sup>33</sup>  
 把猪圈打扫打扫。

- 把 鸡 放 出去。  
 18 pa<sup>35</sup> ki<sup>33</sup> foŋ<sup>55</sup> tɕ<sup>h</sup>yə<sup>ʔ4</sup>k<sup>h</sup>i<sup>55</sup>  
 把鸡放出去。

#### 4.5 工具

表示工具的“把”全部有 10 例，太田辰夫 (1987:255) 已经指出，这种用法的“把”古代曾有，但现代汉语已经没有这种用法。这些例句中的“把”都可以译成“拿”或者“用”。周边方言中有湖南辰溪、常德以及湖北鄂东方言使用。

- Cxg: 就 把 么里 张 起 去 霉。  
 19 ts<sup>h</sup>iəu<sup>22</sup> pa<sup>35</sup> mo<sup>13</sup>li<sup>33</sup> tɕoŋ<sup>33</sup> k<sup>h</sup>i<sup>35</sup> k<sup>h</sup>i<sup>55</sup> mai<sup>13</sup>  
 就拿什么东西装着让它长霉。

- Tly: 把 苕 措 畚 格 畚 起 出去 啦， 箇 时。  
 20 pa<sup>35</sup> si<sup>33</sup>ts<sup>h</sup>ə<sup>ʔ4</sup> pən<sup>33</sup> ke<sup>ʔ4</sup> pən<sup>33</sup> k<sup>h</sup>i<sup>ʔ4</sup> tɕ<sup>h</sup>yə<sup>ʔ4</sup>k<sup>h</sup>i<sup>55</sup> la<sup>21</sup> ko<sup>35</sup> sɿ<sup>21</sup>  
 用簸箕装着扔出去的，那可是。



## 4.6 方位

俞光中·植田钧 (1999: 80) 指出表示方位的“把”相当于北京官话的“在、从、朝”，明清时多见，为后期用法。如：

△宋江把袖子里摸时，手内枣核三个，袖里帕子，包着天书。(『水浒全传』 42 回)

pDCC 中表示方位的例句有如下例。“把”相当于北京官话的“在”。但实际上，例 22 之类的“把”也很常见。其他用“把”表示方位的方言只有宿松方言，意思为“往”。

- Zhz: 就 把 筛 喷, 放 丫 秆, 放 丫 秆 放 哒  
 21 ts<sup>h</sup>iəu<sup>22</sup> pa<sup>35</sup> sai<sup>33</sup> tse<sup>74</sup> foŋ<sup>55</sup> ŋa<sup>55</sup> kuən<sup>35</sup> foŋ<sup>55</sup> ŋa<sup>55</sup> kuən<sup>35</sup> foŋ<sup>55</sup> ta<sup>74</sup>  
 就在米筛里, 放点儿稻草, 放点儿稻草, 放在(里面。)
- 把 床 上 多 垫 丫 秆  
 22 pa<sup>35</sup> ts<sup>h</sup>oŋ<sup>13</sup> soŋ<sup>22</sup> to<sup>33</sup> foŋ<sup>55</sup> ŋa<sup>55</sup> kuən<sup>35</sup>  
 在床上多垫些儿稻草。

## 4.7 对象

下述例句用“把”导入对象。“把”后一般用形容词。这种“把”相当于北京话的“对”，例句 23 中同时使用“把”和“对”，也可以看出这种“把”跟“对”用法相同。

- Ljh: 我 俚 屋 里 一 直 把 我 俚 不 好 咯, 晓 得 吧,  
 23 ŋo<sup>21</sup> u<sup>74</sup>li<sup>33</sup> i<sup>74</sup>ts<sup>h</sup>ə<sup>74</sup> tai<sup>55</sup> ŋo<sup>21</sup> li<sup>33</sup> pə<sup>74</sup> xau<sup>35</sup> ko<sup>21</sup> xiau<sup>35</sup>ti<sup>74</sup> p<sup>h</sup>a<sup>21</sup>  
 就 一 直 把 我 不 好。  
 ts<sup>h</sup>iəu<sup>22</sup> i<sup>74</sup>ts<sup>h</sup>ə<sup>74</sup> pa<sup>35</sup> ŋo<sup>21</sup> pə<sup>74</sup> xau<sup>35</sup>  
 我娘家一直对我们不好的, 知道吧, 一直都对我不好。

- Ljh: 我 要 把 我 格 妹 喷 姪 喷 媳 妇 郎 婿 我 下 要 好,  
 24 ŋo<sup>21</sup> iəu<sup>55</sup> pa<sup>35</sup> ŋo<sup>21</sup> ke<sup>74</sup> mai<sup>22</sup>tse<sup>74</sup> ŋa<sup>13</sup>tse<sup>74</sup> si<sup>74</sup>fu<sup>22</sup> loŋ<sup>13</sup>si<sup>55</sup> ŋo<sup>21</sup> xa<sup>22</sup> iəu<sup>55</sup> xau<sup>35</sup>  
 我要对我的女儿, 儿子, 媳妇, 女婿都好。

## 4.8 其他

平江城关方言的“把”还可以用作量词 (25) 和概数词 (26), 当量词时, 一般跟有“柄”的东西搭配, 跟北京官话的量词“把”相近。表示概数时, 跟北京官话的“来”相当。另外, 还有一个名词 (27) 用法, 表示把手等。一般形式为“把喷”, 用法跟北京官话的“把儿”相当。除了名词的声调为阴去以外, 别的均为阴上。

Zny: 渠 把 打卦 嘴, 是 么里 问 咯。

25 e<sup>21</sup> pa<sup>35</sup> ta<sup>35</sup>kua<sup>55</sup> tsi<sup>35</sup> si<sup>21</sup> mo<sup>13</sup>li<sup>33</sup> uən<sup>22</sup> ko<sup>21</sup>

他这嘴最爱说, 什么都会问一问。

Zhz: 不 要 放 好久 哦, 十 把 日 就 可以 吃。

26 pa<sup>24</sup> iau<sup>55</sup> foŋ<sup>55</sup> xau<sup>35</sup>kiəu<sup>35</sup> o<sup>33</sup> ʂə<sup>24</sup> pa<sup>35</sup> nin<sup>24</sup> ts<sup>h</sup>iəu<sup>22</sup> xo<sup>21</sup>i<sup>21</sup> k<sup>h</sup>ia<sup>24</sup>

不用放多久。10 来天就可以吃。

Lyx: 拿 你俚 箇 有 把喷 格 来。

27 la<sup>24</sup> nu<sup>21</sup>li<sup>33</sup> ko<sup>35</sup> iəu<sup>21</sup> pa<sup>55</sup>tse<sup>24</sup> ke<sup>24</sup> lai<sup>13</sup>

拿你们那些有棒儿的(糖)来

## 5 结语

以上通过分析平江城关方言的实际语料, 以及向发音合作人做调查的结果, 总结出平江城关方言的“把”主要有“给予、被动、使役、处置、工具、方位以及对象”等用法。

第二章讨论过, 周边方言中“把”有如此多的用法的方言也不多见。平江城关方言的“把”的这些用法, 看起来很像是综合了周边方言中的“把”的用法。这也有可能。因为从地理环境来看, 平江方言在湘方言、西南官话、赣方言的包围之中。从方言特点来看, 張盛開 (2009) 已经指出平江方言兼有湘方言与赣方言的特征。

江蓝生 (2002: 231) 指出给予动词自古以来就是兼表使役和被动, 而且给予动词又能兼表处置。汉语使役、被动兼用是汉语本来就有的特征。因此平江城关方言的给予动词“把”既表使役, 又表被动, 还表处置, 这些用法只不过是继承了汉语本来的特征。“把”的工具用法古代汉语就有, 从语音方面来看, 平江城关方言保存了古代汉语的特征, 比如上声分阴阳等。语法方面继承古代汉语的“把”的工具用法, 也可以理解。“把”的方位用法近代汉语才出现, 从语音与语法的其他特征来看, 平江方言受近代汉语影响的可能性比较少。而从周边方言来看, 仅有一处方言有这个表方位的“把”。平江城关方言的这个表方位的“把”也不像是来自其他方言的影响。最成问题的是表示对象的“把”, 根本找不到共同语以及其他方言的用例, 这很有可能是平江城关方言特有的用法, 从平江城关方言内部自发产生的可能性很大。至于其产生过程以及跟其他用法的关联, 则有待今后再进一步的研究。

## 参考文献

- 鲍厚星、崔振华、沈若云、伍云姬 1999.《长沙方言研究》。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陈晖 1998.「涟源桥头河方言的介词」, 伍云姬 主编 《湖南方言的介词》: 189-206 页。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陈山青 2006.《汨罗长乐方言研究》。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 崔振华 1998.「益阳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132-145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丁加勇 1998.「隆回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207-227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董正谊 1998.「攸县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31-45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冯春田 2000.『近代汉语语法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 江藍生 2002.『近代汉语探源』。北京:商务印书馆。
- 蒋绍愚 2005.『近代汉语研究概要』(2006 年第 2 次印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蒋绍愚、曹广顺 主编 2004.『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李冬香 2007.『岳阳柏祥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 李国华 1998.「邵阳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278-287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卢继芳 2007.『都昌阳峰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 吕叔湘主编 2003.『现代汉语八百词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彭兰玉 1998.「衡阳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239-263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唐爱华 2005.『宿松方言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
- 汪化云 2004.『鄂东方言研究』。成都:巴蜀书社。
- 王芳 1998.「湘乡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228-238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吴启主 1998.「常宁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15-30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谢伯端 1998.「辰溪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98-113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易亚新 2007.『常德方言语法研究』。北京:学苑出版社。
- 俞光中·植田钧 1999.『近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
- 曾常红·李建军 1998.「绥宁方言的介词」,伍云姬 主编『湖南方言的介词』:46-57 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太田辰夫 1958.『中国語歴史文法』。東京:江南書院。
- 張盛開 2009.「漢語平江方言の音韻及び文法の体系的研究(汉语平江方言的语音及语法的系统性研究)」,博士学位論文,日本:東京外国語大学。
- Grootaers, W. A. 1953. Initial pə in a Shansi dialect: a problem of grammar. T'toung Pao 42: 36-69.